

因字辨音，以音識義

——從《潮州歌冊選集》談潮州歌冊整理問題

肖少宋*

摘要：當前潮州歌冊的整理尚處在起步階段，成果不多。以薛汕的《潮州歌冊選集》為代表的整理本取得一定的成果，但仍存在不少值得探討的問題，對其得失的分析，可為以後歌冊及其他俗文學的整理工作提供經驗借鑒。潮州歌冊的整理應該做到：保留歌冊的地方性語言特色，避免不明字義而造成的臆改，加強方言詞注釋的明晰性。“因字辨音，以音識義”是解決潮州歌冊整理存在問題的重要方法，以此法方能達到既保存說唱地方特色，又減少閱讀阻礙的目的。

關鍵詞：薛汕 潮州歌冊 說唱文學 俗文學

時當 20 年紀 80 年代，潮州歌冊研究有較大的進展，如譚正璧、譚尋的《木魚歌潮州歌叙錄》（書目文獻出版社，1982）出版，有關研究論文也續有發表，但在歌冊整理方面尚未有人涉及。有鑒於此，薛汕決定選擇其中具有代表性的作品加以整理，這就是《潮州歌冊選集》的由來。從此書的序言可知，薛汕在 1983 年開始校訂、整理工作，到 1984 年 7 月左右完成，但直至 1992 年 10 月纔由汕頭市群眾藝術館編印出版。在此期間，有《雙玉魚》《雙鸚鵡》《雙白燕》《曹翠娥》等四種歌冊整理出版^①。之後，則有 2004 年陳競飛校訂的《方耀傳奇》（即《方大人歌》）出版（中國文史出版社，2004）。它們對於擴大潮州歌冊的影響，起到了很好的作用。但從文獻整理規範的角度來看，這些整理本皆存在不少問題。如《雙玉魚》等因將潮州歌冊當作彈

* 肖少宋，1980 年生，男，廣東汕尾人。文學博士，現任教於華南師範大學文學院。
本文為國家社科基金項目“文化生態視野下潮州歌冊的生成與嬗變研究”（項目編號：11CZW058）的階段性成果。

① 劉宜章等整理《蓮花夢》（即《雙玉魚》），黑龍江人民出版社，1988；唐文、寒聲整理《雙鸚鵡》，黑龍江人民出版社，1989；《錯配姻緣》（即《雙白燕》），收於章禹純主編“中國古代民間文學叢書”，黑龍江人民出版社，1989；《美郎傳奇》（彈詞《劉成美》與歌冊《曹翠娥》），收於李智量主編“野史傳奇叢書”，黑龍江人民出版社，1990。

詞來整理，且為照顧讀者的閱讀方便，刪去大量潮汕方言詞，臆改現象也較為嚴重；《方耀傳奇》則是所據底本較差，校對不精，魯魚亥豕，隨處可見。它們主要目標不是保存舊貌，而是作為通俗讀物而被翻印的，茲暫置不論。薛汕的整理本是潮州歌冊整理的第一次嘗試，所以本文主要據《潮州歌冊選集》來探討歌冊整理容易出現的問題。

薛汕（1916~1999），廣東潮州人，是著名的俗文學研究專家。著有《書曲散記》《陳三五娘之箋》^①等，整理過《三春夢》《再生緣》《花箋記》《二荷花史》等^②俗文學作品。薛汕還創作改編過潮州歌謠、說唱等作品，對潮州方言及風土人情等皆較為熟悉，因此他在整理歌冊上有諸多優勢。

《潮州歌冊選集》共選了代表不同內容、形式和風格的作品九種，分別是：歷史帝王題材《宋帝昺走國》，民主革命題材《吳忠恕》和《新中華革命軍緣起》，審理公案題材《海門案》和《水蛙記》，民間喜劇題材《滴水記》和《馮長春》，神話童話題材《昇仙圖》。書末還附有潮州語言注釋表，收錄潮汕方言詞兩百餘例，附以簡釋，以筆畫為序，方便讀者查閱。

薛汕在序中提出五點整理原則^③，概而言之，一是為“方便讀者，不至以音韻而害義”，而有意弱化長篇敘述詩體說唱的文體特徵，“以內容為第一義，即使因分段在排列上拆偶句、拆了韻，單句缺腳韻，也在所不惜”，“一改過去以韻文朗誦會意為主，代之以閱讀欣賞為主”；二是以故事為中心，刪除含有強烈教化色彩的文字，“意在勸善，形象惡劣，也不容存在”，“勸善、宿命的論斷以及類似的詞句，係作者的意圖，與故事無關，刪去了”。顯然，其目標是適合普通的讀者，所以有意削弱潮州歌冊的地域性、方言特徵，除去舊時代的印痕。這些做法與時代風氣及出版條件的限制有關。從潮州歌冊普及的角度來說，還是起到了一定的作用。

薛汕的方式，其實並非純粹的整理，而是介於整理與改編之間。今天的工作，目的是保存文化遺產，應強調保存歌冊之“真”，所以，下面我們將以《潮州歌冊選集》為例，從三個方面探討這類文獻整理時應注意的問題。

① 《書曲散記》，書日文獻出版社，1985；《陳三五娘之箋》，東方文化館，1997。

② 《三春夢》，書日文獻出版社，1985；《金鎖鴛鴦珊瑚扇》，群益堂出版社，1987；《花箋記》，文化藝術出版社，1985；《二荷花史》，廣東人民出版社，1958；《再生緣》（秦紀文演出本），中國曲藝出版社，1981。

③ 《潮州歌冊選集》，第5~6頁。

一 保留潮州歌冊的地域性語言特色

潮州歌冊是以潮汕方言誦唱的說唱藝術，具有濃鬱的地域色彩，而語言即是其重要的體現。潮州歌冊保留了大量的方言字、俗體字、借音字，如何處理這類文字，是首先要解決的問題。

薛汕整理方言俗文學作品，常以通用字代替方言字，如木魚書的“冇”用“無”代替，“梅”用“莫”代替，其目的是讓這種方言性、區域性較強的作品，能在全國通行，讓更多的讀者接受，但代價是削弱了方言作品的地域性語言特色，容易讓讀者對作品的認識產生錯覺。施蟄存就對這種整理方式持否定意見，主張保存原來的方言和俗字，另外用加注釋的方式來解決字詞的識讀問題^①。

薛汕祇是部分地保留原文並加注釋，未附“潮州語言注釋”表，但直接的改動仍然很多。

薛汕把表示“怎麼樣”的“做年”“再年”，改作“怎呢”；把表示“相同”的“雷陳”，改作“雷同”，以為可使不懂潮汕方言者亦能見字識義，這兩例確能達此效果。但將表示“遊逛”的“得桃”，改作“踢達”，把表示“自己”的“繆己”“交己”，改作“個己”，就不一定能達到“見字識義”的目的了。

潮州歌冊中有些字與現代漢語的用法、字義不同，薛汕也以通用字代替。但此類字有些並非歌冊所獨用，如“抄鬧”用“吵鬧”代替，其實“抄”可通“吵”，古詩文中常用，如湯顯祖《牡丹亭·寫真》：“這兩度春遊試分曉，是禁不住的燕抄鶯鬧。”^②再如表示“相同、一樣”意思的“仝”，用“同”取代，按：“仝”是“同”的古字，歌冊常用“仝”而較少用“同”。另外，尚有“欲”“以”用“要”“已”替代，則是用現代的口語取代尚存古義的方言用法，已經經近於改寫了。

此外，一些常用借音字也多被更換，如下各例：

“不覺就是初五日，馮家夫婦有張遞”^③，“覺”原作“各”，兩者潮語皆

① 施蟄存：《關於潮州唱本的通訊》，載《文藝百話》，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，1994。

② 錢南揚校注《湯顯祖戲曲集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78，第287頁。

③ 本文所採用例句，除另注明者外，其他皆引自《潮州歌冊選》中的《海門案》。

讀 [gag⁴]^①，歌冊多用“不各”，而較少用“不覺”。

“前來調治此病症，服藥輕松心免青”，“松”原作“双”，“双”潮語讀 [sang¹]，“松”潮語俗讀也作 [sang¹]，歌冊中多作“輕双”“放双”，意同“輕鬆”“放鬆”。

“我今理該回家中，冤家今又不在旁”，“該”原作“皆”，兩者潮語皆讀 [gai¹]，歌冊中表“應該”之意時，多用“皆”，而絕少用“該”。

“事若落短無情理，我難相佔對你提”，“提”原作“持”，兩者潮語皆讀 [ti¹]，歌冊中表“說起、談起”之意時，皆用“持”，而很少用“提”。

“我兄有書來到邊，說母有病可惊疑”，“惊”原作“京”，“京”為“惊（驚）”的省筆字，兩者潮語皆讀 [gian¹]，刻本歌冊皆用“京”，而極少用“驚”。彈詞也用此省筆字，鄭振鐸、陳寅恪曾論及^②。

“各”“皆”“双”“持”“京”皆為歌冊常用的借音字，為潮州歌冊用字特點。薛汕直接用本字代替借字，不作說明，是因其以普通讀者為對象，不必深究。如果我們現在的整理工作，還沿用此做法，就不太妥當了。

再有，歌冊中的方言字多以常用字取代，如以下各例：

“一直起身就起行，欲共表姐說知情”，“姐”原作“娵”，“娵”為潮語方言字，《漢語方言大詞典》《中華字海》等及潮語字典皆不收錄。歌冊中“娵”，從音、義來看，其本字應為“姊”，薛汕有時也用“姊”取代“娵”。刻本歌冊中很少用“姐”或“姊”。

“魚鮮豬肉掣去煮，可來對飲相言談”，“掣”原作“抗”，“抗”讀作 [kionh⁴]，潮語方言字，意為“拿起、拾起”，整理者皆改為“掣”。

“事久亦無結宿來，添在房中哭哀哀”，“添”原作“店”，“店”讀作 [diam³]，意為“躲藏”，明本潮州戲文也有用例，如《金花女》第五齣：“（旦）阿嫂，許處夭二個羊子，店在處食水在許。”^③整理本易“店”為“添”，或“藏”，用“藏”其義尚明，“添”就不好理解了。

① 本文注音皆據張曉山編《新潮汕字典》，廣東人民出版社，2009。

② 陳寅恪《論再生緣》引《再生緣》原文：“一曲京（‘京’疑當作‘哀’。鄭氏鈔本作‘驚’，亦可通）絃絃絕，半輪破鏡鏡難圓。”（《寒柳堂集》，生活·讀書·新知三聯書店，2009，第4頁）以歌冊為參照可知，應以鄭振鐸為是。

③ 楊越、王貴忱：《明本潮州戲文五種》，廣東人民出版社，1985，第779頁。

“配合藥方有安排，開好說乞林老知”，“說”原作“旦”，“旦”讀作[dan³]，潮語方言字，意為“說”，整理本中“旦”與“說”並用，前後不統一。

“暗想新郎生粗陋，娶有妻子如筆描”，“娶”原作“孿”，“孿”讀作[cua⁷]，意同“娶”，潮州戲文也有用例，《金花女》第六齣：“（婆）……今旦又共劉家來孿妘，算來總是人個前緣”，“孿妘”即“娶妻”之意。

最後，整理者還用後起字代替古語詞，如人稱代詞方面，用“你”取代“爾”，“爾”用作人稱代詞較早，而“你”是南北朝後期的用法。潮汕地區的明代戲文、潮州歌冊皆用“爾”（複數有時用“恁”），而不用“你”。再如用“她”取代“他”，“她”是20世紀初受西方語文的影響，為在書面上區分第三人稱代詞的性別而採用的詞，但在此之前多以“他”（潮州歌冊也多用“他”，有時用“伊”）兼指男女性的第三人稱。

大量地運用借音字、方言字、古語詞、俗體字是潮州歌冊的語言特點，如果直接將其皆改為通用字，讀者對歌冊的認識必然會大打折扣，部分研究價值也會流失，因此，施蟄存所提出的保留方言俗字，用注釋說明其意義的方法，對歌冊的整理更為適合。

二 避免因不明字義而造成臆改

潮汕方言中存在諸多“有音無字”的現象，潮州歌冊常用借字的形式表達，如果不懂潮語，僅靠字面意義很難理解其正確含義，整理者易因意義不明而造成臆改。此外，潮汕方言保留着不少南北朝以前的古語詞，這些語詞在北方地區已經不用或很少用，這也容易造成整理者的臆改。下面以《海門案》為例作分析。

1. 忽忽

匆匆要去尋阿湯，與他說明此話門。一路起身匆匆去，不覺來到許路旁。

“匆匆”，刻本皆作“忽忽”，為歌冊常用詞。忽忽，描敘急速匆忙的樣子，如《楚辭·離騷》：“欲少留此靈瑣兮，日忽忽兮其將暮。”^①潮汕方言形

^① 金開誠等校注《屈原集校注》，中華書局，1996，第80頁。

容做事情匆匆忙忙，也常用“凶凶忽忽”[hiong²hiong² hug⁴hug⁴]，“凶凶”在潮語中也有“急忙、迅速”之意，歌冊有“凶凶說完出門閩，按下肖家話不持”，薛汕將“凶凶”改為“滔滔”，皆不妥。

2. 盲

正將二人門鎖閉，楊媽聽了有張遞。

隨來人，一同返，勿得延遲。書不盡，衷情事，寫好封閉。

“閉”刻本作“盲”。《廣韻》錄有“眙”，“古洽切”，讀作[giab⁸]，意為“眼細暗”，似為此字之本字。但潮語讀作[mi¹]，意為“眼睛合起”之意，詳情待考。薛汕改為“閉”，意義雖相近，但讀音有別，“閉”潮語讀作[bi⁶]，為入聲字，不能入韻。

3. 先

先生到只看病情，爾可伸手他看明。

先生又再回言答，此病欲好恐艱難。

“先生”刻本作“李先”。潮汕方言稱“醫生”為“先生[sing¹ sên¹]”，且常簡稱作“仙[siang¹]”，歌冊作“先”，當與“仙”相同，為借音字，因此“李先”，即為“李先生”之簡稱，不必改為“先生”。

4. 東司

要去登厠上糞池，一直就去上東厠。

“東厠”刻本原作“東司”。“東司”原指禪林東序之僧所用之廁所，也稱“東淨”，至後世，成為廁所之通稱，如宋代戲文《張協狀元》第四十五齣：“夫人，生得好時，討來早晨間侍奉我門湯藥，黃昏侍奉我們上東司。”^①閩南語地區也多沿用此稱法，嘉靖本《荔鏡記》：“人說管山食山，管海食海，管東司食屎。”^②作“東厠”反而不好理解了，且“厠”讀作[c ê³]，與上句“池[di⁵]”不押韻。

5. 兒 / 子兒

女當保重爾一身，托夫保佑病快輕。

楊媽一言答女兒，你姊病勢十分深。

“女”刻本作“兒”，“女兒”刻本作“子兒”。“兒”“子兒”是父母對

① 王季思主編《全元戲曲》(卷九)，人民文學出版社，1999，第113頁。

② 《明本潮州戲文五種》，第779頁。

子女的通稱，可指兒子或女兒，自古已然，如湯顯祖《牡丹亭·訓女》：“兒啊，爹三分說話你自心模，難道八字梳頭做目呼。”^①歌冊也祇是沿用之，完全没必要改爲“女”。

6. 勝朗

此時天色漸晴朗，阿湯就共娘子持。

“晴朗”刻本作“勝朗”。勝，潮汕方言字，讀作 [la⁵]，其古字爲“髻”，指動物脂肪^②，如《詩經·小雅·信南山》：“執其鸞刀，以啓其毛，取其血髻。”^③“勝朗”也作“嘮朗”，如《七星會》卷九：“次早天色初嘮朗，南邊炮響如雷仝。”由此可見，“勝”“嘮”應是借音字。翁輝東《潮州方言·釋天》中論及：“羸，《說文》：‘音難，安羸，温也。’俗呼微温爲羸倫（水微燒者稱羸倫燒）。”由此可知，“勝”“嘮”的本字即“羸”，有剛剛、稍微之意。“勝朗”，或作“嘮朗”，天剛亮時的樣子，與“晴朗”之義完全不同。

7. 阮 / 赧

嫁俺厝邊馬炎兄，從前之事盡知情。

姨爾此言亦是真，俺原聽爾個言語。

伊着包領嫁到此，免俺上門去娶伊。

俺居林姓雖強房，難道就好來拗蠻。

前兩句“俺”刻本作“阮”，後兩句“俺”刻本作“赧”，校者將“阮”“赧”皆統一爲“俺”。潮汕方言第一人稱代詞複數有兩種形式，一種念 [uang²]，歌冊寫作“阮”，表示不包括聽話人在內的意思；一種念 [nang²]，歌冊寫作“赧”，表示包括聽話人在內的意思，兩者有明顯區別，薛汕皆用“俺 [nang²]”來代替，實爲不當。

8. 鼻空

全然不學古時人，曹氏列女割鼻死。

“割鼻死”刻本作“割鼻空”，“空”潮語讀作 [kang¹]，應是“孔”的借音字，“孔”的潮語白讀即爲 [kang¹]。“鼻孔”，即鼻子。湘語、贛語、徽語

① 《湯顯祖戲曲集》，第 241 頁。

② 李新魁、林倫倫：《潮汕方言詞考釋》，廣東人民出版社，1992，第 8 頁。

③ 高亨：《詩經今注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09，第 326 頁。

等方言皆以“鼻孔”稱鼻子^①。整理者可能不明“鼻空”之意，改“空”為“死 [si²]”，與“人 [rang¹]”不協韻，不妥。

9. 厝

待人回返去之後，拍上處頂無延停。

楊氏還伊回家中，寄伊處邊個婦人。

“處”刻本皆為“厝”。校者認為“厝”指停棺之地，即把棺材停放待葬，或淺埋以待葬，意義不符，故改為“處”。此做法沒有注意到詞語內涵的變遷，在潮語中“厝 [cu³]”常表示“家、屋”之意，如“厝頂”指房屋的頂部，“厝邊”指鄰居、街坊。校者改作“處頂”“處邊”，反而讓讀者不明所指了。

10. 只

勿得嫌東共嫌西，是爾有福到這來。

有心打探這樁事，按下暫且不表言。

“這”刻本皆用“只”。“只”，為潮語常用近指代詞，讀作 [tsi²]。歌冊不用“這”，僅用“只”。“只”用作近指代詞，先秦已出現，變文等有大量用例，如《大目乾連冥間救母變文》：“積善之家有餘慶，皇天只沒殺無辜。”詩歌中也有用例，如朱熹《寄藉溪胡丈及劉恭父》詩：“浮雲一任閑舒卷，萬古青山只麼青。”可見，歌冊用“只”是古漢語的留存，現在潮語仍然使用，改用“這”反而掩蓋了歌冊的語言特色。

三 加強方言詞注釋的明晰性

潮州歌冊中存在着大量的方言詞，加上使用借音字、方言字、省筆字等的影響，這就給注釋帶來很大的挑戰，要明確清晰地理解方言詞的意義，難度很大。薛汕將一些方言詞直接以通用詞語替代，但有些因受句式，或韻律的限制無法替換的，就加上簡要的注釋，如釋“肛膾”為“屁股”，釋“沙蠟”為“蜻蜓”，釋“邢”為“燃燒”，釋“尾來”為“後來”等，都是很明晰的，如果沒有薛汕的注釋，讀者多難明其義。但薛注也存在解釋不明確，或者應注而未注的情況，由此可見潮州歌冊注釋之難。下面列舉數例，

① 許寶華、宮田一郎主編《漢語方言大詞典》，中華書局，第6867頁。

以見一斑。

1. 平加

况女年紀平加歲，暗靜來共員外持。（《宋帝昺走國》卷三，上 P.33^①）

今晚來決一雌雄，你我平平難相容。（《宋帝昺走國》卷七，上 P.68）

“平加 [bên³ gè¹]”、“平平 [bên³ bên³]”皆注為“同樣”，兩詞相互比較，可知“平加”缺解了“加”字，事實上，“平加”應為“同樣多，一樣多”之意。

2. 青定白定

青定白定看見鬼，會黨要來打城池。（《吳忠恕》卷二，上 P.117）

“青定白定”注為“這一樣那一樣”，其義不明。“青定白定 [cən¹ dian⁷ beh⁸ dian⁷]”，意為“突然間，無緣無故地，出乎意料地”，為潮語慣用語。

3. 風到融 四散風

四處之人風到融，傳到王姓外沙鄉。（《吳忠恕》卷二，上 P.118）

白食白說四散風，文忠何嘗會破病。（《滴水記》卷四，下 P.70）

“風到融”釋為“風傳遍”，“四散風”注為“亂說一氣”，皆誤。其因應是不明“風”在此處之意義。“風”，潮語讀作 [bong⁴]，意指吹牛，誇張。“融”，潮語讀作 [ièn⁵]，原指固體受熱變軟或變為流體，此處借用為過度誇張而與事實不符，因此，“風到融 [bong⁴ gao³ ièn⁵]”是形容吹牛吹得天花亂墜的情形。“四散”讀 [si³ suan³]，意為“胡亂”，“四散風 [si³ suan³ bong⁴]”意為“不着邊際地吹牛”。

4. 猴糟

試看我刀利不利，七頭八彩來猴糟。（《吳忠恕》卷四，上 P.142）

“猴糟”釋為“囉嗦”，誤。“猴糟”，潮語讀作 [gao⁵ zao¹]，其意應為“吵嚷、爭吵”。翁輝東《潮州方言·釋言》：“家人吵嚷曰猴糟。”另，七頭八彩也為潮語常用詞，不作注釋，不妥。“七頭八彩 [cig⁴ tao⁴ boih⁴ cai²]”，形容人多嘴雜，意同“七嘴八舌”。

5. 白白歇 白白束

乞人剗死白白歇，無棺收貯卒卒光。（《吳忠恕》卷一，上 P.110）

① “上”“下”，指《潮州歌冊選》上、下冊，P.33 為句子在所頁碼。下同。

倘若馮家聞知機，豈肯干休白白束。(《海門案》卷三，上 P303)

“白白歇”釋為“沒有賠償了事”，“卒卒光”注為“什麼都沒有”，“白白束”注為“白白了事”，皆不明確。“歇[hiah⁴]”“束[sog⁴]”皆為“結束”之意，“白白歇[bêh⁸ bêh⁸ hiah⁴]”“白白束[bêh⁸ bêh⁸ sog⁴]”意義相同，指沒有達到目的而不了了之。另，“卒卒光[zug⁴ zug⁴ geng¹]”，意為“完全沒有”。

6. 盡頭龍

你兄之話盡頭龍，愚兄亦免再多言。(《吳忠恕》卷四，上 P.141)

“盡頭龍”釋為“盡頭了”，釋義不明確，“龍[lêng⁵]”為“朗[lang⁶]”借音字之故，“朗”意為“清晰，明瞭”，“盡頭龍[zing⁶ tao⁵ lêng⁵]”指全部皆已很清楚。

7. 恬恬坐

當時乞得面方方，當在椅中恬恬坐。(《吳忠恕》卷四，上 P.144)

“恬恬坐”釋為“一直坐着”，釋義不明確。“恬恬[tiam⁵ tiam⁵]”，意為“默默、静静”，“恬恬坐[tiam⁵ tiam⁵ zo⁶]”，指坐着不動，一句話也不說。

8. 軟汁汁

文斯一身軟汁汁，見人一散大驚惶。(《吳忠恕》卷六，上 P.161)

“軟汁汁”釋為“軟淋淋”，釋義不明確。“軟汁汁[neng² zab⁴ zab⁴]”，是指輕而下垂的樣子，形容身體很柔弱。

9. 花娘

就來敢食共敢呔，生雅袂去當花娘。(《海門案》卷二，上 P.290)

“花娘”釋為“時髦女郎”，誤。“花娘[huê¹ niê⁵]”，是指妓女，或淫蕩的女人。翁輝東《潮州方言·釋言》：“俗呼娼妓為花娘……古韓江上游多設花艇，居其中者，稱蛋家姨，亦曰花娘，因此，凡女人招遙過市者，人呼‘花娘花艇’。其艇每張六扇風帆，人呼之為六帆騷（風騷也）仔。”

10. 目周

烏烏目周見白金，誰人見銀不動心。(《海門案》卷三，上 P.299)

英台入內目匝紅，未卜何日子回還。(《雙狀元英台子》卷一，下 P.125)

“目周”“目匝”皆釋作“眼眶”，“目匝[mag⁸ zab⁴]”釋作“眼眶”，無誤，但“目周[mag⁸ ziu¹]”應為“眼睛”之意。

11. 牽成

大人無非要牽成，交關多少情是真。(《水蛙記》卷一，下 P.3)

“牽成”釋為“接引”，釋義不明確。“牽成[kang¹ cian⁵]”，其義應為撮合、促成。

12. 撞撞潮

海清聽見只言章，馬上氣到撞撞潮。（《宋帝昺走國》卷九，上 P.89）

阿祿接過銀六個，小子歡喜亂潮跳。（《水蛙記》卷一，下 P.7）

“撞撞潮”釋為“團團轉”，“潮跳”釋為“蹦跳”，皆不準確，其原因應為不明“潮”之意。“潮”讀作[diê⁵]，義為“大聲地叫嚷”，應為借音字，其本字未詳。“撞[zuang⁶]”應是“噶[zuang⁶]”的借音字，原指毫無節制地吃喝，因此，“撞撞潮[zuang⁶ zuang⁶ diê⁵]”應為“無法控制地大聲叫嚷”之意。“潮跳[diê⁵ tiou³]”，其意應為“又叫又跳”。

13. 色水

莊頭得知擇厚重，色水得知擇時興。（《滴水記》卷二，下 P.54）

“色水”釋為“漂亮”，誤。“色水[s ê g4 zui2]”應為顏色、色澤之意。

14. 大家官

聽母共爾說千般，第一着敬大家官。（《海門案》卷二，上 P.287）

“大家官”釋為“婆婆、奶奶”，誤。此應為“大家”“大官”之合稱，“大家[dua⁷ gê¹]”，指婆婆，“大官[dua⁷ guan¹]”，指公公。此稱呼不僅用於潮汕地區，如宋王懋《野客叢書》“吳人稱翁為官，稱姑為家”^①，可見吳方言區也常用。

除誤釋之外，歌冊中尚有較多的潮語方言詞，薛汕也沒有做出解釋，此處不再列舉。

從上面所分析的例子可見，潮州歌冊的的注釋，涉及潮語中諸多借音字、方言字、訓讀字，此類字無法從字典、詞典中直接查獲，整理者必須熟練掌握潮汕方言，能夠“因字辨音，以音識義”^②，方能正確解釋詞義，儘量減少出現誤釋、誤斷的情形。如果說“因字辨音”尚可以借助方言辭典獲得解決的話，那麼“以音識義”就非得以注釋者的方言背景為依託不可，而這正是整理工作的困難所在。

① [宋]王懋：《野客叢書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91，第177頁。

② 清儒訓詁有“因聲求義”之法，對方言說唱詞義的分析具有重要參考價值。

結 語

俗文學的整理，既要考慮讀者接受的方便，又要保持其語言的地方性特征及文體特點，祇有兩者合理協調，纔能獲得較好的效果。俗文學門類繁多，又各具特色，要達此效果，就必須因“曲”制宜，充分考慮曲種自身的特點，總結出行之有效的整理方案。

潮州歌冊是一種富有地域色彩的方言說唱文學，語言是其最具特色的部分，歌冊的整理本應充分保留此方面特點，但考慮到非本土讀者的接受，也有必要對其方言字詞進行處理，兩者如何協調，整理者必須慎重考慮。《潮州歌冊選集》對方言字詞的直接置換，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歌冊的地域性特色，容易使讀者產生對歌冊的誤識。施蟄存提出的保留原字詞而加以注釋的方法，是行之有效的。而具體到如何注釋上，“因字辨音，以音識義”是重要的辦法。

潮州歌冊的整理要達到的目標是，既能最大限度地保持地方說唱文學的特色，又能減少非潮語方言區讀者的閱讀障礙，而具體的做法值得我們深入探討。目前，我們正在以潮汕本土題材的潮州歌冊為對象，根據潮州歌冊的特點，探討可行的方法。在標點方面，遵循潮州歌冊“首句入韻，四句一轉韻”的特點，以四句為一組，標以句號，但也兼顧歌冊內容，有少量以兩句、六句等為一組者；為凸顯歌冊詩體的特點，人物對話、獨白不加引號。在校記上，歌冊中所引用的古典詩詞皆注其出處；省筆字，如“展(殿)”“艮(銀)”“京(驚)”“茱(蘇)”等，皆改為原字，並出注；形近誤字、音近誤字，皆更正，並出注；歌冊常用的俗字，如“孳”“𡗗”及已固定的用法，如“收什”的“什”、“以經”的“以”，皆保留並出注說明。在注釋上，採用簡釋，僅注明字詞義，不做詞源探討及引例證明；一般祇注潮州歌冊保留的古字詞、俗字詞，以便讀者解決基本的閱讀阻礙。

祇有隨着潮州歌冊整理的深入，我們纔能形成一套行之有效的整理方案。